

魯迅看報罵人的怪招

(下)

童世璋

借出版廣告放冷箭

從前出書，也登廣告，而且非常有別緻的措詞，下面便是有關出版廣告的一段文字，

「還是兩三年前，偶然在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上看見何典題要這樣說：『何典十回，是書為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客人為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忙裏偷閒，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臉、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為文者，曰出於何典而已矣。』」

這一段別致的出書廣告，劉半農於厥甸廟市中無意得之，且將校點付印，希望魯迅做篇短序，魯迅又借此機會放冷箭了，他說：「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峯、我

，皆非其選也。然而我却決定要寫幾句，為什麼呢？只因我終於決定要寫幾句了。」

接下來，他替劉半農辯護：「夾着定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麼報上罵半農了，（按：未提報名，想非晨報，是晨報他一定要罵。）說何典廣告怎樣不高尚，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于斯，這頗使我淒然，……從此一見何典，使我感到苦痛，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半農挨這種罵，一定大受刺激，發生很大的影響，魯迅替他解釋，却妙不可言。他說：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將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按：有此事乎？）他兼差又沒有，那麼，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自然要做廣告，既做廣告，自然要說好。難道自己印了書，却發廣告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了麼？」寫到這裏，魯迅突然一棒子打到陳西滢，他說：「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廣告，那是西滢（即陳源）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廣告罷。……主顧諸公，看呀

，快看呀！」

讀魯迅的華蓋集，談到這裏，略有感想：

其一、那些文士在報上大罵劉半農，認為這是大學教授的墮落，實在不應該，也頗使我淒然，然而時代使然也，劉半農今日假如尚在人間便不會受到這種迂腐的批評。

其二、何典原為申報館在上海出版的書，發行量想甚廣，劉半農在北京無意中得之付印，是否發生版權問題呢？

其三、申報館所印何典題要，文字生動活潑，至今仍為絕妙上品，亦可採作鬼電影的宣傳語句。但劉半農所作之何典廣告，則不得而見，想像中亦是非常風趣的。不知有人見到過沒有？

其四、許多年前，此間似曾見何典重印出版的廣告，惜未購置一本，今又將絕版矣，因望書目而興嘆。

「阿Q正傳」如何產生

魯迅的小說，我只讀過幾本，誠如徐志摩（魯迅稱之為詩哲）教授所感，我也「大不進得很，沒有看進去或沒有看懂。」

魯迅小說中，叫座又叫好的首推阿Q正傳，主要是塑造了一個代表中國人劣根性的阿Q，發表於晨報副刊，主編是孫伏園，孫伏園胖嘟嘟，一面孔笑嘻嘻，善於催稿，魯迅說：

「他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然而終於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地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

這一段似乎是魯迅少見的老實話，說來心平氣和。于此，乃見好的作品與報紙副刊主編的關係，沒有孫伏園，可能就沒有阿Q正傳。主編用巨目、用感情、用編輯手法，用相關方式輔助優秀作品之誕生與發展，絕對不是從衆多來稿中選幾篇發下去便算了事。好的主編等如助產護士和婦科醫生，能輔導生下健康的寶寶來。

魯迅又道：「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按：本來不長嘛。）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底，而阿Q却漸漸走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會適其逢，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槍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於催稿，如何笑嘻嘻，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

這段回憶，大概接近事實，（魯迅的真話不多）足見一件優秀作品與副刊主編之相互影響與

關連，非常重要。

讀「阿Q正傳的成因」，不禁對孫伏園心嚮往之。假如作者有一位主編朋友笑嘻嘻地善於催稿，來說：「先生，……明天要付排了。」那多麼美好，擠也要擠出一篇較好的作品來。

晨報我查過資料，只找到「北平晨報」，陳裏言負責，設館北平宜外大街，每日對開三張，應該不是這一家，晨報則沒有查到，幾十年的資料都煙消雲散，無法週全，憾哉。

氣量狹窄借題發揮

民國十五年秋冬之際，北方報紙一版頭條登些什麼？如今已渺不可尋，魯迅却有紀錄，並有獨特的雜感——

「……其實，這裏也何嘗沒有國家大事的消息呢？『關外戰事不日將發生』呀，『國軍一致擁護』哪，（按：這一夥那裏是國軍？欺世冒名而已。）有些報紙都用了頭號字煌煌地排印着可以刺得人頭昏，但于我却都沒有什麼鳥趣味。人的眼界之狹是不大有藥可救的……至於將來，自有後起的人們，決不是現在人即將來所謂古人的世界，如果還是現在的世界，中國就會完。」

文人，對這種國家大事（按：實非國事，有些只是關家務。）不發生什麼鳥趣味，那麼比較關切的還是文事，何況文人自古相輕呢。

魯迅氣量最狹，有仇必報，睚眦之怨必復，無怨無仇也吼叫幾聲，他最感興趣的事是投槍射人，所投的目標對象主要有二——

一是「陳源教授即西澹先生」，和「詩哲徐

志摩先生」等。

二是「章士釗先生」，因為「自己的區區僉事，又因為妄有主張」，（按：究竟有何正式主張？不詳。）被大老板革掉了。「向來所遭遇的呢，借安特來夫的話來說：沒有花，沒有詩，就只有北京的百物昂貴。……」

罵陳西澹與徐志摩

和西澹先生筆戰，皮裏陽秋，譬如一例——

「一個朋友忽然寄給我一張晨報副刊，我就覺得有些特別，因為他是知道我懶得看這種東西的。（按：此時想已非孫伏園主編。）……姑且看題目吧：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署名是：志摩。哈哈，這是寄來和我開玩笑的。……看了幾行，才知道似乎還是什麼閒話……閒話問題，這問題我僅知道一點兒，就是會在新潮社看見陳源教授即西澹先生的信，（按：稱呼一直很客氣。）說及我捏造的事實，傳佈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不禁好笑。……」接下來一陣罵街。

筆戰一陣以後，發生了變化，據魯迅說：

「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上滿載着一些東西，現在有人稱他為攻周專號，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兒，倒可以看見紳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報忽然將這事結束，照例用通訊，李四光教授開場白，徐志摩詩哲接後段，一唱一和，說道『帶住！讓我們對着混鬧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了。還聲明一句，『本刊此後不登載對人攻擊的文字』云。」

接着，魯迅爲自己辯護——

「我自己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爲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脚，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不和你們來敷衍。」

這一篇的題目是：我還不能「帶住」！
他另有一段罵詩哲，語極尖刻，有聲於時，原文爲證——

「法國羅曼羅蘭先生今年滿六十歲了。晨報社爲此徵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紹之餘，發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晨副一二九）

「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爲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裏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魯迅最長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忍不住抄它兩段——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誇獎人的。但西澹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當得起一句天津話：『有根』了。』而且『像西澹這樣，在我看來，才當得起學者的名詞。』（晨報一四二二）

「西澹教授曰：『……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體製方面，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裏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現代六三）

「雖然抄得麻煩，但中國現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互相選出了。」

「志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只吶喊集裏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爲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裏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如白看，沒有看進去或者沒有看懂。』（晨副一四三三）

「西澹教授曰：『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構陷人家的罪狀。……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裏出來——手邊却沒有。』（同上）

「雖然抄得麻煩，但我總算已經被中國現在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協力踏倒了。」

報章士釗免職之仇

雖然我也抄得麻煩，但也可順道看出魯迅的人與文，體會到那一陣子的熱鬧了。

魯迅找人家的錯誤或隙縫，亦是一絕，請看

「蔡子民先生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發表他的談話，而且加以按語，以爲『當爲歷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昭示國人，且爲知識階級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了。」

魯迅爲文很少依據外電，找到一條，至今仍有其可讀性，魯迅破例不加按語，原文曰：

「英國勃爾根貴族曰：『中國學生祇知閱英文報紙，而忘孔子之教。……』（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倫敦路透電）

至於他罵章士釗，則因爲影響他的官俸祿位，所以最爲起勁，投槍最多。

他有一篇「記發薪」，刻劃「親領欠薪」的過程，淋漓盡致，非常有趣，當時北京政府欠薪爲常態，正常發薪却爲反常，這個味道是今日公教人員所感受不到的，甚至難以想像；這篇中，他也罵章士釗了，無關宏旨，狗咬狗而已。

魯迅一篇名「再來一次」者專挑章士釗的眼，「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每況愈下」，狠狠的奚落了章行殿一頓，更罵他「勾結報館顛倒是非」，他罵得太多了，抄得太麻煩，只餘短文二段——

「據說孤孫桐先生（章士釗號孤桐）下臺之後，他的什麼『甲寅』（甲寅雜誌）居然漸漸的有了活氣了，可見官是做不得的。然而他又做了臨時執政府秘書長了，不知甲寅可仍然還有活氣，如果還有，官也還是做得的。……」

「京報的顯微鏡下有這樣的一條——
「某學究見某報上教育總長章士釗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聖人之徒也，豈能為吾齊備古文之道者乎！」

魯迅因此而「忽然想到」大做文章。

「因為他是文人，所引用的素材也亦以報紙副刊為多，例如下面一段——（學界的三魂）」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凡有關於章士釗的事倒決不放過。

自負刀筆為文陰損

以下幾節，我盡量不加議論，保持它的原始面目，讓讀者諸君自己去思索去評論罷，讓你進入那個時光：

(1)「……雖然我向來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

這表示他常以刀筆吏自負，以紹興師爺為榮。

(2)無花的薔薇之3——

「北京的流言報，是從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章士釗整頓學風以還，一脈相傳，歷來如此的。現在自然也如此。……」

(3)（同上之4）

「於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文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災昆岡、玉石俱焚之概了。」

「其實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過，謠言這東西，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藉此看看一部份人的思想與行為。」

我們今天亦可藉魯迅之文看看當時的風光，聽聽當年的謠言；也許，魯迅加油添醋。

(4)（同上之5）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開手，八月，皖軍潰滅，徐樹錚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館。這時還點綴着一點小玩意……，但試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報還可以看見一個大廣告，裏面是……」

「那廣告是有署名的。……」

他令我想起來了，那時候動不動有人大登政治廣告，主張這，主張那，署名煌煌，兒時就曾在上海跑腿上申報館代送了一個。

北京日報查為陸少微主政，設宣外大街，日出對開一張。

(5)新的薔薇——然而還是無花的——有這麼小小怪怪的一段：

「因為語絲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用再用老題目，所以破格地奮發，要寫出新的薔薇來。」

——這回可要開花了？

——噲噲——不見得罷？」

魯迅這一噲噲，影響深遠，處處噲噲；到如今我彷彿仍然偶爾聽到噲噲之聲。

(5)上海通信——

「在車（火車）上，才看見滿口英語的學生，才聽到無線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才看見弱

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噴南瓜子，手裏是一張消閒錄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

魯迅把江浙慘綠少年，幾句話就勾出輪廓，活色生香；這是他的特長；我們也可看見，當年小型報之流行。假如魯迅如今看到新潮少年，看她們跳跳狄斯可，不知怎樣下筆？

有時編造故事立言

(7)校訖記——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按：報復的）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搗蛋文體，後來被左派文人學得很像，用得很多，一時尊為領導人物。

(8)關於「三藏取經記等」，那是和東京國民新聞——德富蘇峯的筆墨官司。

(9)廈門通信之三——

精彩的是最後一段，挖苦學校的派系，大放冷箭，花招百出——

「再：睡了一覺醒來，聽到拆聲，已經是五更了，這是學校的新政，上月添設，更夫也不止一人，我聽着，才知道吾人的打法是不同的，聲調最分明地可以區別的有兩種——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聲調也有派別，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並以奉告，當作一件新聞！」

魯迅最擅長製造並傳播這種新聞。

(10) 海上通信——

魯迅也長於寫景和抒情，不過，他所抒之情，與眾不同——

「我的信要就此收場，海上的月色是這樣皎潔，波面映出一大片銀鱗，閃爍搖動，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上去彷彿很溫柔，我不信這樣的東西是會淹死人的。但是，請你放心，這是笑話，不要以為我要跳海了，我還沒有跳海的意思。」

(11) 魯迅論辦報——

「通俗的小日報，自然也緊要的，但此事看去容易，做起来却很難。我們只要將第一小報和羣強報之類一比，即知道實與民意相去太遠，要收獲失敗無疑。民衆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報却向他們去講常識，豈非悖謬。教書一久，即與一般社會睽離，無論怎樣熱心，做起事來總要失敗。譬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學者的良心，有市儈的手段，但這類人才，怕教員中間是未必有的。……」

我會遍查第一快報資料，無着。羣強報有的，太簡單。負責人陸澤，設於北京宣外樓桃斜中間路北，日出四開紙二張，如此而已。

(12) 北京通信夏培良等——

「昨天收到兩份豫報，使我非常快活，尤其見了那副刊，因為他那蓬勃的朝氣，實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

豫報似乎向他拉稿，可是他拒絕了，理由是：「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

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因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接下來一大堆煽動的話。

「我想查豫報資料，但沒有，只有大豫日報，設於開封。」

(13) 並非閒話——

「凡事無論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覺。即如這一回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裏擔任一點鐘的功課，也就感到震動，並且就發了幾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日的京副報刊上。」

當年報紙標題趣聞

(14) 補白——魯迅記報上的標題，可說留下一頁報業趣史，值得一看——

「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發貶（按：僅貶也）。常常被貶的一羣人於是給他取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話，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麼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標題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15) 魯迅引用西澀閒話——

「接着又是西澀先生的閒話：『現在一部份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佔去了。』（按：報紙篇幅好像永遠是這樣子。）臨末還有頗為俏皮的結論說：『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當然，他拖了一條大尾巴，重點是對他被革的「區區僉事」和老板章士釗。

(16) 公理的把戲——魯迅據晚報而抨擊——

「據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報說，則有些名流即於十四日晚六時在那個擷英番菜館開會，請吃飯的，去吃飯的，在中國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與我相干。……但使我留心的是……」

接着分析主客名單，魯迅還提到了「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的順天時報」。又提到大同晚報。

我略有所感——

一、查資料，北京晚報找不到，只見華北晚報、北平晚報（創於民國十年）孰是？大同晚報亦無紀錄，筆者因曾一度承辦臺灣省新聞行政，對此有興趣，可是大家馬馬虎虎，資料缺乏。

二、擷英番菜館我去過，北派西餐最高水準，抗戰時期曾遷到成都；在臺灣，各省和各菜館均有其美名，沒有它。

三、順天時報是什麼回事？更找不到資料了，誰保存着？請提供中外雜誌製版刊登，萬分感謝。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 著 定價 160 元

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 160 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